獨醒雜志/卷八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獨醒雜志

◀上一卷

卷八

下一卷▶

歐陽在政府日，臺官以閨闥誣訕之，公上章力乞辯明。神宗手詔賜公曰：「春寒安否？前輩，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，因依從來，要卿知。」又詔曰：「春暖，久不相見，安否？數日來以言者汙卿以大惡，朕曉夕在懷，未嘗舒釋，故累次批出，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，訖無以報。前日見卿文字，要辯明，遂自引過，今日已令降出，仍出榜朝堂，使中外知其虛妄。事理既明，人疑亦塞，卿直起視事如初，毋恤前言。」又塗去塞字，改作釋字。宸翰今藏公家。

董侍郎敦逸仕於朝，招一鄉人在太學者訓其諸子。暇日，課其習業不加進，侍郎責之曰：「吾年二十八入學，甘齏鹽者凡幾載，僅得一第。今汝若此，何以有成耶？」鄉人曰：「公言過矣，侍郎乃董十郎兒，賢郎乃董侍郎兒，其好學之心自不侔矣。」侍郎之父行第十，其人故云。

建炎三年，偽四太子入金陵，府官相率迎降。獨通判廬陵楊公邦義毅然不屈，先自書其衣裾曰：「寧為趙氏鬼，不作他邦臣。」以授其僕，曰：「吾即死矣。」敵居數日，其酋帥有張太師者，置酒召公立庭下，以紙書死活二字，使示公曰：「無多言，欲不降，書死字下。若歸於我，書活字下。」公視吏有傍簪筆者，即奪筆書死字下。敵知其不可屈，命引去。又數日，囚公以見四太子，公大罵不絕口，敵怒甚，殺之，剖其腹，取其

心。明年，敵去，州白其事於朝，褒錄死節，初贈直秘閣，繼又贈次對，謚忠襄。賜官田，官其諸子，令立廟於金陵。贈告云：「懦夫每生，名不稱於沒世。烈士砥節，死有重於泰山。汝稟性剛方，值時艱危，介胄之士望風而速奔，城郭之臣蒙恥以求活，獨汝能明事君之義，抗死節之忠，誓不屈於番酋。寧自甘於血刃，口不絕詈，言不忍聞。綽有張御史之風，無愧顏常山之節。肆頒恩典，庸慰忠魂。粲然閣直之華，昭哉廟食之遠。並推寵秩，以及遺孤。非止往居之榮，實是臣工之勸。尚祈不昧，知享止哉。」

歐陽全美名珣，廬陵人，登崇寧進士第。靖康初，全美調官京師。時金人欲求三鎮，全美行次閞山，以樂府寄其內曰：「雁字成行，角聲悲送，無端又作長安夢。青衫小帽這回來，安仁兩鬢秋霜重。孤館燈殘，小樓鐘動，馬蹄踏破前村凍。平生牽系為浮名，各垂萬古知何用。」全美至京，有詔許上封事，論禦戎之策。全美應詔陳利害，時有九人同召對，全美奏曰：「割地，敵亦來。不割，亦來。特遲速有間。今日之策，惟有戰耳。」時宰執有主棄地之議者，不悅，即除將作監丞。使金，竟不復還。朝廷錄其節而官其婿，乃從兄叔謙也。

叔謙為余言，紹興十一年夏客臨安。一日，有客垢衣破笈，若遠至者，來同邸。即一室閉之，遽指尚書省，自言明日召見，已而命之官。後詢其人姓李名微，邵武人。是時尚書洪公留絕域，得皇太后書，遂遣微以蠟丸致之。上得書大喜，謂侍臣曰：「朕不得皇太后安問且十五年，雖遣使百輩。不如此一書。」遂命微以官。尚書公以使命見執於金，其間遭罹危辱者屢矣，而能仗漢節，誓死不變。間關萬里，遣致皇太后書以寬天子孝思，可不為忠乎！

李忠湣公若水為大名府元城縣尉日，有村民持書一封，公得書，讀竟即火之。詰其人何所從來，對曰：「夜夢金甲將軍告某曰：『汝來日往縣西，逢著鐵冠道士，索取關大王書，下與李縣尉。'既而如夢中所見，故不敢隱。」公以其事涉詭怪，遂縱其人弗治。因作絕句記之曰：金甲將軍傳好夢，鐵冠道士寄新書。我與雲長隔異代，翻疑此事太空虛。公初以書付火之時，母妻子弟驚訝，求觀弗獲，獨見其末曰：「靖康禍有端，公卒踐之。」之語。其後二聖北獰，公抗節金營，將死而口不絕罵。則知天生忠義，為神物者已預知其先矣。

國家初與金人結好，遣馬政自登州泛海而往。歸，朝廷復選其子擴為使。宣和末，金人敗盟，舉兵入寇。擴尚以使事留金，後得脫歸。未至太原，而敵騎已長驅南下矣。擴乃舍使事，說童貫，願招集忠勇以遏賊鋒，貫許之。擴過真定，時劉公翰為帥，公以擴屢

使於金，知金之情偽，心頗疑之，遂留不遣。一日，擴潛遣一卒之保州，為邏者所獲，劉公益疑而未有所處也。公之子子羽謂公曰：「馬擴首尾計議邊事，不以虛實告朝廷，遂使戎馬深入，震驚京師，且復潛遣兵士，焉保心腹。不若聲其罪而誅之，庶絕後患。」公以為然，遂召擴立於庭下，責其誤國，令拽出斬之。擴叫呼不服，乃以付獄推治。未幾，劉公召還，金人陷真定，擴得免死。

契丹為金人攻擊，窮蹙無計，蕭后遣其臣韓昉來見童貫，蔡攸於軍中，願除歲幣，復結和親。且言女真本遠小部落，貪婪無厭，蠶食種類五六十國，今若大遼不存，則必為南朝憂。唇亡齒寒，不可不慮。貫與攸叱出之，昉大言於庭曰：「遼宋結好百年，誓書具存。汝能欺國，獨能欺天耶？」昉去，貫亦不以聞於朝。遼既亡，金人果背約。

靖康初，召種師道赴京師，才入國門，即日引見。上殿，淵聖起迎之，曰：「朕久望卿來，何其遲也，塗中跋涉不易。」師道謝畢，上賜坐，問曰：「國步多艱，敵人深入，卿何以禦之？」師道曰：「兵事難預料，容臣登城觀敵勢如何，卻得奏聞。但敵若在三十里外頓砦，則難退。如逼近，則易耳。」明日，敵移軍三十里外。師道因得於城上修飭備禦之具，敵屢進攻，皆卻，遂結盟解圍而去。師道其初所言，蓋知有間諜，乃欲誤之爾。敵人果中其計，但禁庭密議，不知何從知也。朝廷之召種師道也，使者促之，項背相望。師道老矣，或勸之弗行。師道謂其子曰：「朝廷近來議論不一，吾縱有謀畫，未必得用。然世受國恩，今而辭難，天地且不容我矣。」遂隨詔使，日夜疾馳，至闕下，畫策以退敵，人賴少安。金兵北還，師道請邀擊之，李邦彥等不許。師道謂何曰：「敵深入吾地，止邀金帛而還。彼非惟懼春深死傷士馬，蓋慮三鎮之議其後也。吾觀敵釁未已，今既不用吾計，吾不復言。然切料敵必再來，要當先為之備也。」朝廷不聽，其冬，金人果再犯京師。

京師戒嚴，金人發炮攻城甚力。有獻策欲結索網以障之，其人歸自太原圍城中，具見張孝純，王稟等設此而炮無所施。朝廷反以為迂，不肯試一為之。蓋不知吳越將孫琰守蘇州城，嘗用此拒炮而淮南不能攻，時號為孫百計也。

崇寧四年，中書奉行御筆。時蔡京欲行其私意，恐三省臺諫多有駁難，故請直以御筆付有司。其或阻格，則以違制罪之。自是中外事無大小，惟其意之所欲，不復敢有異議者。祖宗以來，凡軍國大事，三省、樞密院議定，面奏畫旨；差除官吏，宰相以熟狀進入，畫可，始下中書造命，門下審讀。或有未當，中書則舍人封繳之，門下則給事封駁之，尚書方得奉行。猶恐未愜輿議，則又許侍從論思，臺諫奏劾。自御筆既行，三省臺諫官

無所舉職，但摘紙尾書姓名而已。

大觀中，吳執中子權為御史，上言乞遵祖宗成憲，不許直牒差官，及論輕賜予以蠹邦用，捐爵祿以市私恩等事。蔡京以少保致仕，何給事昌言封駁麻制，乞以罪狀宣布四方，時人以為盛事。

何忠孺昌言，新淦人，紹聖四年進士第一。徽宗朝，累遷為給事中。張商英罷，蔡京復用，遂以散官出，居閑十有餘年，物論歸之。淵聖即位，復召用，除兵部侍郎，太子詹事。未幾，金人再犯京師，二聖北獰，太子、諸王、宰職、侍從皆從，而昌言逃匿太子宮溝中，偶得不行。張邦昌僭號，因更其名。及隆佑垂簾，始欲復舊，而人言已不可掩，恚憤成疾而死。

李仲謙大有，新喻人，靖康初為贛守。京城戒嚴，即調贛卒勤王。諸郡以承平之久，士卒懵不知兵。及當調發，間有冠葛巾扶杖而行者，觀者寞不竊笑。惟贛卒獨勇銳，器械亦精明，仲謙號令整肅，師行秋毫無犯。人謂仲謙既知兵，而贛卒亦閑習紀律，度必可用。及至京師，亦無及矣。

仲謙紹興初嘗立朝，即上書言兵事，以為用兵當有機有權，明於此而後可以決勝。光堯皇帝覽之大喜，即降付中書。時趙元鎮丞相當國，一日奏事畢，上謂丞相曰：「李大有書涉兵機，故不欲付外看詳。昔張齊賢上取河東之策，太祖裂其奏擲之於地，及左右既退，乃取其奏。歸，以授太宗，曰：『他日取河東，當用齊賢策。'太宗後平河東，用齊賢為相。二祖沈幾先物，朕當以為法。」觀聖語如此，則將大用之矣。未幾而歿，終於檢正。紹興戊午冬，奏使王倫與金使來和，欲天子授偽詔。國論未定，朝士無敢言者。胡邦衡銓時為樞密院編修官，上書請羈留金使，斬主議者之首，以謝天下。語大憤直，上怒其訐，將褫官竄昭州。時御史中丞鄭剛中，諫議大夫李誼，吏部尚書晏敦復，戶部侍郎李彌遜、向子諲，禮部侍郎曾開、張九成入對便坐，引救甚力。時丞相秦檜，參政孫近亦迫於公論，請從臺諫侍從議，謫廣州監鹽倉御史。再以為言，乃以為福州簽判云。

胡邦衡自福唐貶新州，王民瞻以詩送之，有曰：「百辟動容觀奏牘，幾人回首愧朝班。」又曰：「癡兒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為天下奇。」民瞻，安福人，名庭珪，登科，嘗為茶陵縣丞，累年不調。居鄉里，以詩名家。二詩既傳，或以為訕，由是亦坐謫辰州。

邦衡在新州，偶有「萬古嗟無盡，千生笑有窮」之句。新守亦訐其詩，雲無盡指宰相，

蓋張天覺自號無盡居士。有窮，則古所謂有窮後羿也。於是再遷儋耳。其後邦衡還朝，嘗以詩人薦民瞻，凡再召見，初除國子監簿，後除直敷文閣，終於家。

禪家合眾而不嘩，無怒而有制。執事者不辭其勞，居安者不愧其逸。入其門，升其堂，整整截截，動有條理。明道先生嘗見其會食，因嘆以為得三代之禮樂。吾人族姻並居同室，未必如其眾多，而不能若是之整肅者，往往女子、童稚實始之。此禪家所以至於屏妻絕子也。

盧文紀與崔協不平，協子舉進士，文紀謂知貢舉王延曰：「吾嘗譽子於朝，今子歷士，當求實效，無取虛名。昔越人善汩，其子方晬，其母浮之水上。人怪之，對曰：『其父善汩，其子必能之。』若是可乎？」延退而笑曰：「盧公之言，謂崔協也。恨其父，遂及其子也。」明年選協子頎甲科，人以為公舉。異時，公卿有以子孫魁天下者，其父祖蓋自謂善汩者也。使延為主司，吾知其與選頎者反矣。

予嘗傳《登瀛圖》本，規模布置，氣象曠雅，每思創始者必非俗筆。又有石本，皆書名氏。後有李丞相伯紀贊跋，乃欽廟在東宮，得閻立本此畫，親為題識以賜詹事李詩。二本絕不同。嘗見鄭昂尚明所賦長句云：「閻公十八學士圖，當時妙筆分錙銖。惜哉名勝不題別，但可以意推形模。十二匹馬一匹驢，五士無馬應直廬。五鞍施犾乃禁從，長孫房杜王魏徒。一人醉起小史扶，一人欠伸若挽弧。一人觀鵝憑欄立，一人運筆無乃虞。樹下樂工鳴琴竽，八士環列按四隅。笑談散漫若飲徹，盤盂杯勺一物無。坐中題筆清而臒，似是率更閑論書。其中一著道士服，又一道士倚枯株。三人傍樹各相語，一人系帶行徐徐。後有一人豐而胡，獨吟芭蕉立踟躕。一時登瀛客若是，貞觀治效真不誣。書林我曾昔曳裾，三局腕脫幾百儒。雄文大筆亦何有，餐錢但日麋公廚。邦家治亂一無補，正論出口遭非辜。時危王石一焚掃，覽畫思古為嗟籲。」其所序列意，鄭必為畫本賦之。然長孫、王、魏元不在其中，不知鄭詩何為及之耶？按《翰林盛事記》，開元中張燕公等十八人為集賢學士，於東都含象亭圖寫其貌，意二本必居其一，而後人皆以為貞觀學士耳。今人制陶硯，惟武昌萬道人所制以為極精。余初未信也。廬陵有劉生者，自言傳萬之法，然最佳者不能十年輒敗，至有三五年遂刓泐不可用者。余頃因歉歲，有野人持一風字樣求售，易以斗米，滌濯視之，亦陶硯也。其底有萬字篆文，意其為萬所制，用之今余三十年，受墨如初，雖高要歙溪之佳石，不是過也。聞武昌今尚有制者，乃萬之後。

里中士人胡卓明，父祖好棋，挾此藝者日至。其母夜臥忽驚起，問其故，雲夢吞一枯棋

也。初意日所嘗見，是以形於夢寐。已而生卓明。年至七八歲，厥祖與客對弈而敗，卓明忽從旁指曰：「公公誤此一著耳。」其祖敗而不平，怒謂曰：「小子何知？」推局付之。卓明布數著，果勝，厥祖大驚，因與對棋，其布置初若無法度，既合，則皆是。數日間，遽能與厥祖為敵。迨十餘歲，遂以棋名，四方之挾藝者才爭先耳。往歲，有客以棋求見，朋友因共招卓明與較之，卓明連勝，客曰：「胡秀才野戰自得，而某以教習不離規模，是以不勝。」

凡學書，當先學偏旁，上下左右，與其近似者皆不相遠。熟一偏旁，則數十字易作矣。凡作字，宜和墨調筆，使毫墨相受，燥潤適宜，厚墨則藏鋒，紙平身正，腕定指固，則結字有準矣。

廬山王元甫有詩名，隱居山中，不與士大夫相接。東坡自嶺南歸，過九江，因道士胡洞微欲求見之，元甫辭曰：「吾不見士大夫五十年矣，不用復從賓贊，幸為我謝之。」東坡嘆賞而退。

劉尚書美中嘗夜夢與一方士談禪，往復辯論宗乘中事甚詳。美中因問之曰：「仙家亦談佛耶？」方士曰：「仙佛雖二，理豈有二哉？」美中既寤，頗異其事，遂紀之以詩云：「北風吹雲肅天宇，蕙帳寒生月當戶。頹然就枕睡思濃，夢魂悠悠迷處所。仙君勝士肯見臨，促席從容款陪語。自言本事清靈君，學佛求仙兩無阻。雲軿白日降瑤空，天衣飄飄就輕舉。方諸宮深雲海闊，金碧禪房隔煙雨。與君粗有香火緣，聊復東來相勞苦。方遊昆閬還無期，君住世間須善為。塵勞足厭何足厭，等是實相夫何疑。前身似是塵外人，端為世緣縻此身。重聞妙語發深省，若更離塵佛亦塵。方平羽節何時來，道宮佛殿隨塵埃。未須苦說揚塵事，東海波聲政似雷。」美中以為詩中皆紀其問答之語，故盡錄之。

董體仁之祖名辰，生前嘗自卜地以為壽藏。既死，而其子易之。將葬，扶護適過其地，柩忽重不可舉，子始驚異，因欲就葬。掘地丈餘，忽遇大石，其上有辰字，乃其名也。人益信其不偶。